



青年原创书系

爱是寂寞撒的谎

美丽的水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爱是寂寞撒的谎

美丽的水妖◎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是寂寞撒的谎 / 美丽的水妖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5034-2858-6

I. ①爱… II. ①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7579号

书 名: 爱是寂寞撒的谎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34-2858-6
作 者: 美丽的水妖
责任编辑: 韩 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政编码: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1.25
字 数: 290千字
印 次: 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引子 紫色的梦	1
一、不成眠的夜晚	3
二、别人的悲欢，自己的叹息	11
三、暧昧在伸延	18
四、一个人的 K T V	22
五、那一场风花雪月的往事	26
六、突然想起你	30
七、意外地发现一个秘密	35
八、隐匿的渴望，绝望的狂欢	39
九、回到现实梦要醒	47
十、女人和男人都不容易啊	53
十一、计算一下幸福	63
十二、以爱的名义放纵	69
十三、爱是寂寞撒的谎	78
十四、矛盾重重地生活着	86
十五、相见又难言	94
十六、孩子带来的快乐与伤感	103
十七、家的味道似近而远	109
十八、林烨说他真幸福	114





十九、叫我如何安慰你	123
二十、万家灯火，冷暖自知	134
二十一、当理智偏离了轨道	144
二十二、家是无论走多远都要回来的地方	155
二十三、靠近你，温暖我	164
二十四、微澜暗涌，虚惊一场	173
二十五、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185
二十六、幸福可以很简单	194
二十七、真心想你能幸福	203
二十八、白头偕老怎么如此难呢	213
二十九、林烨的北京秘密之行	221
三十、人生啊，人生	229
三十一、李芳的意外，欣慰与剧痛	243
三十二、心存一份念想	261
三十三、那个男人不再是秘密	266
三十四、虚实相间的生活	281
三十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288
三十六、有了心魔的日子，怎么过	297
三十七、活得像个男人	304
三十八、躲得过的，就不叫宿命	311
三十九、紫色的浮云从南国飘走了	319
四十、总是会有一些人幸福的	325
四十一、尾声：这一生要再牵谁的手	334



叶飘儿今天穿了一身紫，从里到外，紫得就像她的名字一样，轻飘飘的，像就要在空气中化了去的一个梦。

紫色，确实是一种奇怪的颜色。有人说它神秘，有人说她浪漫，可是它穿在具体的人身上，却是很难穿出好效果的。它不知道是素雅还是高贵，是爆发还是压抑，是张扬还是沉郁。王安忆说，紫色是一种犹豫不定、困窘不安的颜色，像白色一样，是一生只能够出色地穿一次的颜色。

可是今天，飘儿就穿了一身的紫色，从里到外——新买的紫色蕾丝内衣，新买的紫色连衣纱裙。站在春天的和风里，飘飘的，虚虚的，像一个要在空气中化了去的一个梦，像天端随风游移的一片薄云。

飘儿但愿今天只是一个梦，不管是好梦还是恶梦，醒来了，她还是飘儿，还是林烨的妻。

此刻的飘儿，就像要去攀爬一座陡峭而危险重重的悬崖，而且是徒手，她的工具只有那身紫和那紫下面的身体，还有体内那个热切的虫子般蠕动的欲望。

悬崖的风光也许无限好，要是粉身碎骨怎么办？

从什么时候起，这个城市成了一座喧嚣却寂寞的废墟，废墟上是悬崖，站满了渴望解脱和喘气的人群。不管你是活得手舞足蹈还是张牙舞爪，不管你是活得恬淡安逸还是沉静压抑，结果好像都是一样有着不同的残缺。

这就是人生。无论你是不是在抗争，无论你是不是在努力，无论你是不是知足常乐，无论你是不是贪得无厌……

在梳理浅棕色长卷发的飘儿，对着穿衣镜里面那个紫色的女子，走神了。拍拍自己不再年轻但素净的脸，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呢？说好了，

仅此一次。这一次之后，她保证会回来，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都会完整地回来。她还想做林烨的好妻子，像结婚时心里许下的诺言一样，是要相守一生一世的。

林烨，请原谅我在婚礼上为你穿了一身的洁白后，再在今天为别的男人穿了这一身紫。长长的眼睫毛盖下来，两行无声的泪水还是从飘儿有了黑眼圈的眼睛滑下。如果这样的借口还不够，那么就听天由命吧——数字留下，图案赴约。

伸开手掌，往上一抛，一枚一元硬币稳稳地降落掌心。看着掌心，飘儿轻轻地叹息一声，慢慢地站起来，回头再看一下镜子中紫狐似的女人，拿过白色的手提包，决然出门而去。

大街上人来车往，飘儿似是而非的拦截手势，错过了一辆又一辆出租车。直到手机的信息提示声响起，“你出门了吗？我已经到了。”飘儿才慌乱而用力地招手，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停在她身旁。停顿了两分钟，她终于坐上去了，结结巴巴地对司机说了那个本地人人皆知的酒店名字。

飘儿今天要去见一个人，一个单身的离婚男人，一个寂寞的做律师的男人，一个连他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的男人。

那个男人会有一双温暖的大手和宽厚的胸膛吗？会有健康的体魄和绅士的风度吗？

那个男人，可靠吗？

那个男人，是飘儿在网络中偶然遇到的男人。因为他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场景出现了，而且他单身，他有经验，他有不错的谈吐，他不让她讨厌，所以便是他。

网络，是个好东西还是个坏东西，许多人在争议。飘儿是不管这些的，她只知道网络已经在悄悄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它给了人们方便的同时，也给了人们堕落的机会。当然，也给了飘儿堕落的机会，而且是有意识地堕落。

只有在网络中，她才能放下她的骄傲和自尊，说一些平日里说不出的话，面对一些平日里不敢面对的事情。

比如，性。

半小时前，在他们富有情调的温馨卧室中，林烨正坐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翻看他们的婚纱照，脸上挂着飘儿熟悉的幸福笑容。飘儿走过去，从背后抱住他问：“看什么呢？”林烨抬头说：“我们的结婚相片，来，咱们一起看。”

飘儿有点调皮地坐在林烨的大腿上，林烨自然地半拥着她一页一页地翻着。这本精致的相册，记录着他们一生中最美丽的瞬间。

多美好的一个夜晚啊，细说从前，甜蜜的往事让他们的体温慢慢上升。林烨的手不自觉的从相册转移到飘儿身上，飘儿转过脸，用娇喘回应着他。在一切水到渠成时，戛然而止。林烨拥着仍在喘气的飘儿默默无语。

“去看医生吧，好么，烨？”

“你就这么饥渴么？没得做就这样难受么？你要受不了，就离开，我不会怪你。”

“你……你怎么一说到这个，就急呢？烨，你明知我不是……”

“好了，晚了，你睡吧，我去处理完今天那个复杂的程序再睡。”

听着卧室房门轻轻带上的声音，飘儿的心在轻轻地颤抖。她感到一种强烈的被人遗弃的感觉，像站在四下无人的旷野，连个打骂的对象也没有，委屈而悲愤。

这一时刻的飘儿需要诉说，需要渲泄。好朋友常常说她把一些东西隐藏得太深了，这样会得病的。不是她不信任朋友，而是以她的个性，和朋友面对面地说这些怨妇似的东西她做不到，而且不久前，一个朋友无意间出卖她的经历还让她心有余悸。“只爱陌生人”，因此，从另一个角度说，陌生人是安全的，特别是网络上的陌生人。

就这样，飘儿进了本地的一个网上聊天室。流着泪，打上了一个从



来没有用过的网名“脱俗女子没有性”，她盯着这个名字，出神了好一会儿，凄然而自嘲地笑了笑。

聊天室里的人不多，看名字大多是些寂寞无聊的男人。一见到她上来，都像狂蜂浪蝶一样扑向她，大献殷勤，言辞极尽挑逗放浪。她靠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些挑逗低俗的话，在心底冷笑。胃里传来一阵强烈的痉挛，恶心得她直想呕吐。

这样的地方，本不是她应该来的。飘儿正要退出聊天室，想不到这时刚才那个惟一没有挑逗她的男人说话了，他的名字好像是邮箱的用户名，只是几个大写字母的连用，看起来简洁干净，使得他和聊天室那些粗俗的男人区分开来。

这世上许多的故事都发生在进与退的那一瞬间。犹豫的那一瞬间，已经有了开始。

他的网名第一个字母是G，就先叫他为G吧。飘儿下线时，只记住了他名字中的这个G。

G礼貌地问好后说，脱俗女子？应该是很有魅力的，怎么会没有性呢？

飘儿感到终于来了一个能够倾听、可以诉说的对象了，管他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飘儿说，事实上，是没有。

G说，我姓耿，是个律师，也许我可以帮你。

飘儿笑了，说，我又不是要离婚，你可以帮我什么？

“你结婚多久了？”

“3年了。”

“你先生在外地？还是出国了？”

“不，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怎么没有性呢？”

“也不能说一点儿也没有，只是……”

“我办过许多类似的离婚案件，你可以信任我的。只是什么呢？”

“成功的次数很少……”

“有找过原因吗？是他有外遇？身体有毛病？还是……”

“不，他绝对不会有外遇的，我相信他。”

“那可能是身体方面的原因。要知道，性在婚姻中很重要的啊。”

“以前我以为不重要，可是我发觉我错了。”

“怎么不向医生求助？”

“他……不愿意……”

“他不知道这样会让你很痛苦？”

“我想过离婚，可在各方面的考量中，不了了之。我也觉得，为了这个离婚，过不了自己那关……”

“你很善良，但人都是有欲望的，和脱俗啊才华啊这些无关。你们平时没有沟通？”

“从结婚至今，不知道讨论了多少次这个问题。刚才，还说过，可他……”

“是你方式不对？”

“我自觉我的表达是委婉的。一说这个，他就发脾气，或者沉默。”

“我想，你先生应该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不会变通呢？”

“性格的问题吧，他不明白，性并非仅仅是做爱。”

“对，性的内容其实有很多，你先生有可能在心理上还有点问题。”

“也许吧。可如果他在感情上多抚慰我一点，也许我不会这样委屈难过。”

“他对你不好？”

“不能说不好，可也不算好。我不是个物质女人，我对精神和感情上的要求比较多一点。可能你不相信，他已经一年多没有吻过我了，记忆中，他的吻好像次数都不多，主动的拥抱也没有的。”

“天啊，怎么可能呢？你们结婚才三年！”

“我说的是事实。”飘儿苦笑了一下，接着说：“我真的想和他白头偕老，所以我想就主动一点吧。”

“他如果真的这样，你是应该主动一点，不然就是死水一潭了。”

“我也这样想。可是，有时我主动拥抱他亲吻他，甚至挑逗他，



他竟然说我发神经说我淫荡。我觉得非常屈辱。”飘儿的眼泪又流了下来。

“他怎么这样说自己的妻子？”

“如果我没有做过努力，那也许应该怪我，可是我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这样？”

“看来……他不爱你，我这么说你不要难过。”

“他说他爱我，我是他的初恋，他是个不会用语言表达感情的男人，只是，我有时也挺迷茫的……”

“不会用言语，行动呢？照你上面说的这些，他连行动也不行，还说爱你，以我男人的角度看（正常的男人），这有点可笑。”

“是么？是的吧？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

“看样子，你只是需要诉说，不需要建议和分析。好吧，我陪你聊。你们……有孩子吗？”

“谢谢。对未来这样不确定，不敢要。何况我们几乎没有成功地做过。”

“我无法想像……”

“我……常常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常常在夜里流泪，我失眠已经两年了，药物是治不好的。你知道那种欲望像蚂蚁似的在体内乱窜，却无法解决的焦虑与烦躁吗？不，你不知道。”

“我确实是不知道。呵呵，我是男人，想要解决比起女人来比较容易一些。但是我理解，因为这是一个成熟的人的本能和权利，像吃饭睡觉一样正常。”

停了一会，G接着说：“你就像活在中世纪实行禁欲的人一样，这样忍隐对双方真的好吗？”

飘儿没接G的话，只自顾自地说：“有时我甚至任性地想，像一些水性杨花的女人一样，走出家门去寻找安慰，找个情人。”

“可怜的女人啊，你早就应该走出来了。不找情人可以离婚啊，离婚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可怕。我就离婚了，在两年前，我工作忙应酬多，她不体谅，老吵架，矛盾深了，她就提出离婚了。现在大家都happy多了。”

“可是我真的不想离婚，能成就一段婚姻不容易，我目前还是想珍惜的。只是我不快乐，非常不快乐。”

“你现在还这么年轻，以后的人生还长，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不愿意治疗，你又不想离婚，你怎么办？这样自我折磨下去？人生还有多少个3年？”

飘儿顿了一下，用颤抖的手指，慢慢地打出一行字：“我今天上这儿来，就是想找一个合适的男人，向他诉说，然后想办法把自己变坏，哪怕只让我当一回真正的女人，我也甘心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我只是一个报社的记者。”

“你的职业接触面那么广，应该有许多出轨的机会，为什么不呢？”

“也许是我怕熟悉的人纸包不住火，也许是我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观念，让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而且……”

“而且什么呢？”

“我没有过先生以外的男人。我做不到，至少目前我做不到。”

微笑浮上G的嘴角，这个叫“脱俗女子没有性”的女人，让他觉得非常好奇。“你是记者，能让我看看你的文章吗？”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她的真实身份、姓名和所处位置。

“好的，我还是给你发我写的一些小说和散文吧，那些政务报道和社会新闻没什么好看的。”

这个女人还挺聪明，懂得自我保护呢。在一阵沉默后，G说：“感觉中，你应该是个很不错的女人，能看看你的样子吗？”

工作忙碌的飘儿平时几乎不会在网上闲聊，也从来没给网友发过照片，可是这次飘儿却想也没想就说，好的，你等等，我去找找。

飘儿把一张在海边拍的泳装照片发给了G。银色的沙滩上，海风吹着她的发丝凌乱地向后飞扬，她在阳光中浅浅地微笑，眼神飘向海洋的更远方，匀称的身材在浅绿色的泳衣勾勒下展露无余。

潜意识中，她想试试看，一个陌生的男人，看了她的这种相片后，会不会动心。她在林烨有意无意的冷漠和折磨中，觉得自己快要丧失掉

一个女人的魅力了。甚至在照镜子时，她有时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像一个女人了，要不然林烨怎么不碰她呢？

好一会，G老实地说：“你气质很好，很清秀，身材也不错，我都快按捺不住了啊。”

飘儿被这一句玩笑似的真心话逗笑了。她可以想像他在电脑前色迷迷的样子，刚才他不是说明，人的欲望跟才华和气质等东西无关，那么，也和他的风度和学识无关，只要他是男人，听了她这样的诉说，看了她这样暴露的照片，没有几个不蠢蠢欲动的。

“老实说我不能想像，你先生怎么忍心把你晾在一边？”

“.....”

“他真的应该去看医生，他如果爱你，就应该让你享受女人应该享受的东西。”

飘儿很感激G没有乘机挑逗她，或者提出什么非分要求。遇到这样有素质的男人，即使在网络上，也是需要机缘的。

心中那个阴暗的念头随即升上来，她来这儿，不仅仅只是为了诉说，她是要把自己变坏啊，有赌气，有报复，有欲望。也许，她坏一回，尝过那种味道后，她就可以安心地做个好妻子了。飘儿敏锐的直觉告诉她，这是个有阅历有深度的男人，至少，不会是个变态的男人吧。当然，他也是个寂寞的男人，不然，他就不会半夜三更呆在聊天室了。

果然，G半真半假地试探她说：“如果你有需要真的把自己变坏一次，也许可以找我哦。”

飘儿说，“好的。”

然后两个人都笑了。飘儿说，“我要下线休息了。”

“好，晚安。你要看开一点，要多谅解他一点。”

飘儿吸吸鼻子说：“我会的，谢谢你，真的谢谢你。”

“不用谢，人有时是需要倾诉和释放的。不要想太多，去睡觉吧。”

下线时，G打出一行字，说那是他的手机号码，他真名叫耿元。他向飘儿要手机号码，飘儿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这一夜，也许是心中的东西倾泄出来了，飘儿竟然睡了一个安稳的觉。

而这个夜晚，对于耿元来说，无疑是一场奇遇。耿元，38岁，离异，资深律师。这样的男人，会选择在事业上狠狠地冲刺。女人，在他这个人生阶段，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点心，不再是重点了。

耿元是个正常健康的男人。因此当飘儿的相片在他的电脑屏幕中慢慢展开时，这个阅美女无数的男人，还是禁不住惊叹了一声。

这个女人绝对不是那种让人惊艳的美女，甚至可以说她的脸找不出一处特别好看的部位，可是整张脸却给人一种悠远雅致的感觉。他平时看女人，首先看的是女人的胸和腰，而这次，他却一直盯着飘儿的眼睛，以至香烟烧到了他的手指，才回过神来。

他相信，这是一个不习惯谈性的女人，应该也是个好妻子。传统而现代，有坚持有思想，而且很有自尊，看得出她并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于怨妇行列。这个女人此刻是脆弱的，他不想落井下石，更加不想乘机勾引。不做小人，但偶尔要做一下君子，特别是在女人面前。也许，这个不快乐的女子，只是想找个人聊聊她生活中的困惑和压抑，刚好碰上了他，那么他就尽量去倾听，给予安慰。

看着飘儿的泳装照，再点燃一支香烟，耿元打开了飘儿发来的文章。当他看到她写的《在你的怀抱死去》时，实在无法将那个海滩上的女子，无法将刚才那个幽怨的女子，和这些灵性舞动思想飞扬的文字联系起来。直到要去洗手间，耿元才发觉已经是早上8点了。这么多年来，看这种女性文学加起来也没这一个晚上多。

有了文字的帮助，电脑桌面上，相片中的飘儿，好像一下子活了起来。耿元用没有拿杯子的另一只手，轻轻的顺着飘儿的身材轮廓抚摸着。他无法不浮想联翩——如果他有机会抚摸这个姣美的身体，那会是什么感觉？

两个小时前，当飘儿说：“烨，去看看医生吧。”林烨的心便咯噔地抖了一下。

看医生？怎么行？那多难为情啊。一个堂堂七尺的大男人，要在别人面前脱下裤子，然后任陌生的手或者冰冷的器械反复把弄？还要接受医生对自己的房事隐私的盘问！这简直就是要杀人啊！

林烨在他的工作间，烟抽了一根又一根。也是在这种无法排遣的焦虑中，他慢慢地学会了抽烟。他不明白，婚检时表册上明明写着“正常”，在真正的夫妻生活中，却如此的……他咬着牙关，死命不去想“不正常”这三个字。

为什么他身体健康，爱打球，爱爬山，爱跳舞，也喜欢女人，甚至只爱飘儿，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他使劲地扯着自己的头发，千万次地问。

飘儿真的是个好妻子，从来没有责备过他，从来没有亲口对他说“你怎么不行啊”。他越是爱飘儿，越是感到深深的愧疚，就越是不敢太热情。他最怕的便是哪一个亲昵的动作，点燃了飘儿，结果却只能把她晾在半空无法燃烧。

可是，只要是在同一屋檐下的夫妻，生活中便不可能形如路人。

林烨确实是个严谨的男人，在热恋时，他都懂得爱护飘儿，一直没有在激情难抑时越过界线，这在现代爱情故事中，甚至显得有点另类了。林烨永远记得3年前，结婚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在飘儿的宿舍，忘情而热烈。两个向往未来美好生活的男女，在互相奉献的激情中，终于赤裸地躺在了一起……几番努力，林烨带着哭腔紧张地问：“亲爱的，我是不是不行啊？”飘儿娇喘着附在他耳边温柔地说：“没事，老公，没事啊。别难过，以后就会好的，乖。”

飘儿，为了你的这句话，我发过誓要让你快乐的。林烨重重地吐着烟圈。三年了，他感受得到飘儿的痛苦与包容，他害怕哪一天，飘儿不包容了，离他而去。他已经想好了，假如飘儿先开口，她找到更好的男人了，他一定会成全她的幸福的。

他恨自己，怎么就没有勇气走进医院。曾经好几次，他借出差的机会，挂了大医院专家的号，于门口徘徊，最后却都没有走进诊室。抽屉里，是他在网上偷偷邮购来的药物，吃许久了，可是却不见效果。后来，他干脆什么也不吃了。

飘儿常常给他炖汤，在晚上端到工作室，也只说：“饿了吧，别老顾着工作，我给你炖了好喝的汤，喝了才有好的精力工作。”

林烨知道这些汤其实是加了药材的，既然飘儿这样保护他的自尊，

那么，他更加应该配合她，狼咽虎吞地三下两下就喝光了。汤水不能说一点用也没有，还是有些微弱效果的，也许是结合别的一些什么因素，结婚3个月后，他们才真正的圆了房。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他的雄风并没有保持下去。

去洗手间时，林烨看到书房的灯光还亮着，知道飘儿又睡不着了，是在写文章吧，还是在哭泣？而他，竟然不敢走到妻子的身边，给她一句安慰。

对不起……

林烨在心里轻轻地说。其实我也很脆弱，飘儿。

~II~

最近飘儿在看一本法国作家莫里亚克的小说《爱的荒漠》，也许是年纪大了，阅历长了，心境变了，可以感受到小说和现实相符的东西吧。人与人之间，其实谁也不真正懂得谁。

飘儿不只一次在她开的专栏中很超脱地对读者说：“生命只是一个过程。引伸过来爱情和婚姻也只是一个过程，结果只是一个瞬间，过程却是一辈子的事情。”飘儿写下的这些专栏小品文，其实并不能说服自己。她的灵魂还是无处可以安顿。如果说有，那是她自己强行地安顿了自己，在自己的世界中独自飞翔，连忧郁和叹息都要悄悄的，不敢大张旗鼓。

有一段时间，飘儿为了林烨和自己，发疯似地寻找性学的书籍来看。以至图书馆的管理员老王要扶着老花眼镜，困惑地看着飘儿专注的表情。他关心地问飘儿是不是要转行考研究生啦？飘儿羞红了脸。

从那以后，她再也不敢到图书馆去借性学书籍了。市公立图书馆就在报社旁边，大家都早就相熟的了。老王好久不见飘儿，还专门到报社看望飘儿，他喜欢这个做事认真而安静的女孩子，经常说飘儿像他出国

听着大家的玩笑和议论，飘儿想阻止也阻止不了，也忍不住捂着嘴笑起来。这下反倒是老王坐不住了，他扶扶老花镜，摇摇头，便走了。同事们逐渐安静下来，飘儿把抽屉里新买的性学报告，趁同事都忙碌的时候，悄悄地用报纸包好，又用其他书压着，再放进抽屉。

飘儿在理论上成了半个性学家，可她从书本中得来的知识并没有对林烨产生作用。林烨潜意识中一直在抗拒，好像接受了飘儿的引导，他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无能。飘儿终于明白单单凭她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是无济于事的。

妇女节前夕，市妇联找到飘儿，要她负责跟踪采访一些婚姻不幸的女同胞，然后以专题系列的形式在妇联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这个采访比任何一次采访都要辛苦。苦的不是肉体上的劳累，而是心理上的极端疲惫。她仿佛终于明白，为什么在妇联工作了20年，依旧干练漂亮的李芳主席，至今未婚。

飘儿看着电脑里刚刚整理好的采访资料，有一个想法冒了上来：如果可以回头选择，她也宁愿独身。

有一个多次向妇联寻求帮助的女人，已经顺利离婚，获得自由。当时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正在热播，在家庭暴力中生活的女人，也许是从中受到启发，女性的抗争意识被唤醒了。

采访时，飘儿在妇联的招待所中，看到过她身上的瘀痕，也看到过她挨打后眼泪横流的惊恐表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女人，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她跪在李芳面前，哭着说：“李主席啊，救救我，再不救我，我就活不成了。”飘儿拍下了这个情景。在许多时候，记者就是用这种看似正义实质残忍的手段来获得名和利。

了解了原委后，飘儿想，如果真的有上帝，怎么不把人造得平均一点儿呢？有人在床上吃得过饱，有人却要挨饿。如果可能，她真想发明一种“灵肉搅拌机”，看哪个与哪个不平衡了，就将他们放于搅拌机内搅个稀巴烂，然后再一分为二平均分配。可是读过哲学的飘儿知道，真的平均了，这个世界就没有矛盾的特殊性了，没有特殊性的物质世界，有什么意思呢？

飘儿和李芳还有其他两个工作人员，找到女事主做司机的丈夫进行